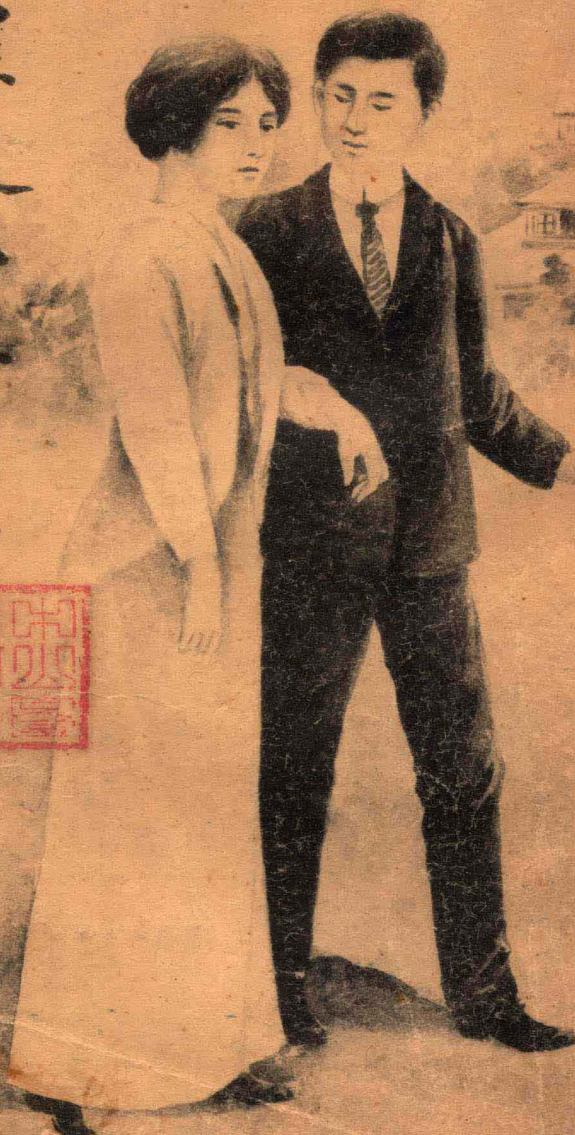


奇情
小說
猩猩
娘小傳
上冊

上海
進步
書局
印行



破天荒之小說雜誌

包天笑
主任

小說大觀

出版

本雜誌請天笑先生主任每季出一集文筆雅潔
各體俱備公餘消遣洵爲無上妙品茲將本書之
特色列下

一材料豐富興味醞郁顏曰大觀名稱其實
二每集三十萬言無論長篇短篇均首尾完全之
作

三各種插圖務極新奇名貴爲各雜誌所未有
四每集短篇必在十篇以上長篇必在三篇以上
五雜記隨筆新劇院本種種名稿無不完備

季出一冊約

三百頁左右

定價洋一元

全年四冊三

元六角郵費

每冊七分半

奇情小說

猩猩小傳提要

俄之禁酒會卽虛無黨之變相一名偵探得之屢瀕於危賴一女子名猩猩者多方營救因感恩而成佳偶此書於黨中之變幻不測猩猩之肆應無窮雙管齊下讀者如置身疑陣驚怖河漢之無極小說至此歎觀止矣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疆宇之大半爲有清歷史上之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各地蹂躪之慘



稗史叢書之四

太平天國軼聞



全書四冊
價洋一元

財物之刼攘士女之污辱遺聞軼事皆父老所流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分類編纂輯成巨著誠一大好完全之野史也

本編叙述有清一代之名妓名優顛倒王公盡惑士庶二百餘年風月歷史燦然具備其遺聞軼事之有關家國興亡者



稗史叢書之五

清代聲色志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故老流傳私家紀載所得尤多品花評劇之書當以此爲第一巨著

奇情
小說

猩猩娘小傳 卷上

錢塘蔣譯

第一章 驚豪

咄！咄！誰爲此無恥之悲泣畢君！君其偕余往搜其蹤噫！泣聲已越山而過速行勿懈遲則將無及。

此時同行者爲二人一人執短槍着山行之獵服髯鬚繞喙獐狀極可怖所呼之畢君年較少裝飾亦如其友方循山徑逐麋聞聲即驚顧答曰此或彼奴以僞態誘吾輩君勿爲所誑中其覆也髯者曰君膽小如鼷殊無丈夫氣今已在自由空氣中尙慮彼奴狙伺耶年少者蹙額不語乃隨之行。

此地山明川媚爲歐土之桃花源前臨義尼威湖湖水清澈游鱗可數二人所行乃與法接境之法蘭山山多原獸足供割鮮之用居此者可漁可獵誠樂園

也。然芳卉之下。蟄蛇蟠焉。茂林之中。封狼藪焉。瑞士山水清奇。游蹤鑿集。形勝誠獨絕所美哉。有憾者。則列邦逃人。如水赴壑。以是爲鄉。動演慘劇。爲山靈所不能詰也。

髯者爲俄國莫斯科省憂力甫德少將。以事受謫。有西伯利亞之行。少年名畢爾森。亦以大佐發遣者也。二人至中途。計醉監者破檻車逃。間行至瑞士。至甫數日。聞俄已遣偵探三五輩。巡於伯爾尼。二人遂復遯。至是。

是地蓋熱尾瓦之南境。萬山叢疊。林壑幽深。動植蕃鮮。風景獨絕。積雪迴於峯顛。飛瀑懸於木末。春秋佳日。遊侶如雲。夏之避暑。其間者尤衆。夏畢。溷跡此中。亦如巨魚縱壑矣。然偵探之影。無日不照其腦中。偶遇舉動詭秘者。卽數數驚蓋。俄京偵探防黨人如鬼神。瑞士逃人備偵探者亦如之。二人固同情共表也。是日戛力偕畢氏於湖濱行獵。猝覩一法裝紳士。趨過其側。紳士冠深簷之冠。厚覆其面。殊不可見。然衣服寬博。口啣煙草。酒氣刺鼻。觀若表其爲俄人。質裝。

者。憂畢見狀。相語以目。視線咸及其身。此紳士似已覺。逕行不顧。二人尾其後。有頃。至一山。坳崩雪。忽墮。前行之道。遂阻。遙瞻紳士其去已遠。二人乃返。返而遇。槃畢發一槍。中其尻。馳逐之間。哭泣之聲。猝作。憂力疑前紳士爲幻。趣畢偕行。窺探如吾前之所述。

峯迴路轉。松柏蒼蒼。夾徑濤聲拂雲。謾謾此中現一墓門。宿草未荒。花圈宛在。佳城葱鬱。靈風巋然。二人乃悟。向者啼聲爲上墓者所發。然四顧無人。惟道旁細草如茵。上鏤銳履之印。知來者實爲女郎。適間疑問純爲誤會。二人不復窮躡。荷槍而返。足音旣遠。森林之後。忽有一女郎步出。徐呼曰。夏麥。君其無懼。彼人遠矣。

斯時卽聞一人應聲而前。蓋卽憂力所見之法國裝紳士也。紳士近女側。卽與握手曰。猩卿！卿受驚矣。然彼人與余素有隙。余不能令其見。幸卿覆我以落葉。得安臥土穴。避其銳。否將有決鬥事。未知鹿死誰手耳。女曰。君與妾締交匪

朝夕而君之身世。妾至今未能明晰。豈以妾爲不足與語耶。紳士曰。余身世實難語。卿且余觀卿居萬山中。靜野無鄰家。世亦不詳於人口。僕何嘗必欲窮詰耶。言時目視樹顛斜陽。將墜。復曰。暮煙起矣。余輩盍緩緩歸乎。遂攜女手。遵山路行。女明眸善睐。髮若淡金。翠地長裙。作碧波色。時當首夏。單縠之衣。輕籠若霧。誠安琪兒之肖影也。紳士年近三旬。若以炫服自飾。容止亦殊閒雅。顧衣被苟簡。益以風塵之色。而玉樹丰姿。未免少減。

羣峰深處。嵐翠侵衣。夕照旣盡。新月銜於缺壁。狐嘯狻吠。悸人心魄。女則進行未已。紳士指當路之石。謂之曰。若余獨行訪卿。或有狙吾於此者。甯不險甚。女曰。君每好言失意事。令人不怡。妾故非迷信家。然凡事皆有預兆。何弗擇一二可喜之事言之也。

紳士哈曰。吾言狙擊。寧已有人狙擊耶。余聞猶太最喜祿祥。其人種幾受淘汰。於今之世界。卿何爲而法彼哉。

女曰。妾愛君切。惟願君畢生皆幸福。凡有害於君者。非獨不欲見。抑亦不欲聞也。君乃謂余類猶太人乎。君試觀妾於涉及一己之言。初不審慎。若此。亦可知妾之性質矣。

紳士曰。誠懇哉。卿也。竟以余爲卿之第二生命。余摯感卿。殊無以報。女聞至此。低眉一笑。若深喜用情之不悞者。俄而紅暈於頰。芳心又不知何屬矣。紳士與女攜手行。忘路之遠近。忽舉首見有古西班牙式之屋數幢。隱於翠微深處。風景依依入畫。不覺矢口曰。至矣。

此紳士爲何人乎。此女子何故蟄居山中。若與斯世隔絕乎。聞女子之父。本爲伯爾尼世族。瑞士雖重平等。然遇遙遙華胄。亦頗盡禮。非如法蘭西之大恐慌。愛爾蘭之爭田土。其時代蹴踏豪貴之不留餘地也。女子之父名福祿勒。字紀元。一千八百七十年。福祿之先德。曾以資格入贊軍機。而福祿卽以是時移居法蘭山。惟歲時入都一歸省。此外則城市中無其足迹。女之王父卒。福祿遂以

財產託其經理人麥克令月以所得覓山中自是不復出山矣。

第二章 訪艷

女爲福祿在山時所誕然其母何族則邦人乃不能詳蓋福祿生平未結婚無端忽有一女人多疑爲外婦所出而福祿殊謹飭不與挑達者類其立遺囑時惟曰傳之吾女猩猩而已猩猩者女之小字立此遺囑時麥克欲不認其有女然舍女則無可傳於是乃入女手。

侍女者有一老僕名曰根德根德自福祿入山時卽隨侍知猩猩身世最悉而不肯舉以告人卽猩猩欲自知其歷史亦靳不告女每涕泣詢以母族根德謂其母家血統已絕言亦無益至詰以母葬何地根德始不得已告以處所女乃自製花圈詣冢一痛不謂忽與紳士遇也。

紳士自言爲法國聖德尼人於聖德尼府爲望族能通四國方言而於俄語最嫻熟然紳士之爲俄語乃如操土音而法語則轉不甚規則女輒疑爲俄之逃。

人避其政府。至此而紳士之言。俄國政治。初不非訕其政府。則又足以證其非逃人也。紳士名歇格。夏麥交遊甚罕。厲女家時。偶有訪之者。又多不稱爲夏麥先生。女於是益知其姓名之僞也。

女以其自稱歇格。則亦以歇格呼之。其初與之遇也。則在於意之波鹿拿。猩猩娘不恒居瑞。根德每導之游歷他國。有詢其姓字者。根輒應以僞語。

至意。適意人開門牛會。歇格手握雙牛。猶有餘勇。女爲之心折。立與締交。締交後。乃知歇格於理化音樂。靡所不精。屢爲社會婦女所歡迎。而勇力猶其餘事也。

猩猩意大利之遊。旣畢。約歇至瑞。必主其家。勒亭氏之居山中。固鮮過訪者。根德聞女與歇期。腦筋中一若含無限戟。刺然。女言旣出。乃不可悔。怏怏而歸。歸時。計女出遊時。恆少若克歇。過訪將託詞以拒。蓋老人見歇目光流利。顧盼之中。宛將以肅殺之氣。深慮情好不終。將貽大戚也。

歇格者。固常往來於瑞者也。顧其至瑞。或以商人服。或以學生服。或以紳士服。厥狀屢變。故人多不一識。是日方爲紳士服。不圖爲戛力二人所窺。將與尋覓。歇跳身免。時猩猩方哭墓。與之遇。相見甚歡。二人猝尋泣聲至。歇聞足音。急謂猩猩曰。密司速以落葉覆我。密司亦匿迹樹後。彼來者吾仇也。若知余蹤。將驚密司矣。言畢。選擇一坎。竄臥其中。猩猩從其教。二人果未能踪跡。

勒李氏之屋。形式頗古。雕刻繪畫。則經近世美術所創造。又不類山居之樸陋。入門即爲客室。猩猩肅歇入。甫就坐。猩猩卽問君法產何與。瑞人爲仇。

歇哂曰。密司誠未窺其隱。彼人豈瑞產耶。根德時亦在側。卽僂言曰。夏麥先生所言良是。端境爲逃人淵藪。先生所遇。毋亦其類乎。歇格微點其首。

客室之前。俯萬山之嵐翠。檻外猿啼。狖踞。野趣盎然。時猩猩命根德具餐。野菽山肴。饒有特別風味。歇格撫膺歎曰。僕若得於此間買山卜築。一息勞生。願亦足矣。猩猩曰。君自宜努力國家。爲社會建設事業。安得萌厭世之想。苟不然者。

余固可爲此聞居停主人也。歎曰：謝密司厚愛，願他日毋忘此言。餐既畢，猩猩導歎徧觀其居，竹石林泉，各饒勝趣。最後至一室，扃鑰甚固。詢猩猩亦復不知其所藏何物，惟根德則堅稱不可啟，則必有大咎。老人言時日光睽睽，狀若有精神病者，歎亦不復窮詰，更觀他室。觀覽既畢，歎詢猩猩先德所以卜居之故。猩猩曰：余聞吾父當日以研究科學來者，然所研何種科學，殊未前聞也。二人方在談判，忽聞門鈴微振，猩猩促根德出觀，須臾返曰：彼可厭之。密倫又至矣。猩猩蹙額曰：汝盍弗告以余不在室。根德曰：彼覩門啓，乃如犬入竇，呼亦不出，甯能拒絕耶。言時，所謂密倫者已軒然入。

第三章 覲產

請言密倫之歷史。密倫者猩猩之中表也。於次爲猩猩兄，雄武有力而善游蕩。早歲入奧斯地亞布倫府兵籍，因事見黜，歸而弗爲福祿所禮，斥不與通，故與

勒。亨。氏。有。隱。憾。福。祿。之。居。本。鮮。雜。賓。投。謁。先。是。未。誕。女。福。曾。欲。收。密。倫。於。左。右。故。屢。引。之。近。既。其。女。兄。以。福。耽。幽。僻。慮。傳。染。於。其。子。驅。令。傭。爲。他。國。兵。雖。亦。瑞。之。國。俗。習。慣。然。福。殊。以。爲。詬。病。及。密。倫。削。兵。籍。其。舅。氏。遂。謂。不。宜。力。於。祖。國。者。宜。膺。此。僇。而。門。外。之。麾。決。矣。密。爲。福。祿。所。絕。心。滋。不。甘。又。以。舅。氏。多。金。涎。垂。長。尺。許。陰。賂。根。德。倩。其。緩。頰。根。德。故。木。彊。不。世。故。惟。奉。主。人。爲。神。聖。主。人。命。曰。弗。通。雖。贈。以。礦。山。不。之。顧。密。倫。弗。能。強。也。自。是。山。中。遂。無。密。倫。之。迹。福。祿。逝。世。猩。娘。孤。露。懼。結。怨。弗。爲。福。婉。告。根。德。少。少。與。通。密。倫。既。得。間。乃。時。從。女。乞。假。女。頗。以。爲。苦。斯。時。女。之。姑。已。逝。密。倫。無。所。憚。且。覲。女。美。欲。自。結。納。顧。屢。爲。女。所。鄙。夷。女。既。深。惡。密。倫。之。爲。人。是。日。猝。見。其。來。傲。不。爲。禮。密。行。時。以。目。視。地。若。有。所。深思。者。歇。瞰。其。未。見。曳。女。衣。曰。余。與。斯。人。未。接。洽。將。避。面。乎。女。紅。暈。於。頰。急。報。以。細。語。曰。君。勿。爾。妾。甚。不。願。獨。對。斯。人。語。君。幸。留。爲。妾。將。伯。少。紓。……語。至。此。密。倫。已。近。前。與。女。握。手。女。春。纖。顫。顫。若。欲。退。縮。忽。曰。余。指。痛。兄。幸。赦。之。密。曰。弟。乃。

以行禮爲繁苛耶噫！山。中。人。性。質。多。森。冷。乃。與。世。情。迥。異。矣。

女聞愈不樂。轉其首睨歇克。密又以間進曰。弟旣倦言。竊願介余見此先生。女正苦密之絮聒。思引歇以自助。聞欲其介紹見歇。如荷教皇赦罪之書。全體汗管油核爲之鬆快。立引之見歇格。曰。夏麥先生。此余之表昆季密司脫密倫也。妾願爲先生介紹。轉而爲歇介紹。亦如前式。於是二人乃始爲無謂之周旋。女矚二人談判旣開場。亟拔身遯出。如脫兔。又慮密所言必無可聽。或與歇克起競爭。良惴惴。己雖潛逃入室。猶遣根德伺其側。以時相報。此時密倫與歇格間步園中。坐於栗樹之下。密謂歇格曰。先生亦知此樹之歷史乎。憶予舅氏種此樹時。余方髫髻。余女弟尙未降誕。今樹蔭繁縟。余弟亦寢長。鄙人則鬢鬢盈頰矣。歇曰。君言良是。歲月不居。駸駸者舍我而去。人生若朝露。殊可悲也。密復曰。君試觀此園亭結構。雖非新式。然南眺雪山。右臨湖水。岡巒起伏。嵐翠入窗。石泉淙淙。聲如絲竹。園中果實。歲入尙可得數百金磅。其下山田所出。尤鉅。嗟乎。

先生此產皆宜爲余所承襲。今乃坐視他人入室。所謂主人翁者。轉徘徊門外。不得割膏腴之一掬。以自溫飽。不亦大可歎乎。歇聞密隄及財產深露。不慊猩猩之意。良滋不悅。逕答曰。此自關君之家事。非鄙人所敢預聞。鄙人甫與君爲初次之接洽。分更無可置答。君如以爲勒字密司。不宜承受。先人餘蔭者。未嘗不可詣裁判以伸訴。亦何必嘵嘵於局外者耳。鼓乎。

歇格此言。本甚切直。密倫殊不以爲侮。復曰。余言亦非無因。余今將宣佈猩猩。不能承受此產理由。訴之裁判。今觀先生與之密切甚。誠恐余志一得。則今之擁有財產。睥睨自雄者。一轉瞬將淪爲窶人。先生亦何取與極貧之女子。日相酬酢乎。歇聞其語及於此。不平益甚。幾欲加以惡聲。不意樹後履音橐橐。一老人喘息而至。戰顫幾不能自舒約。逾一分鐘始能語。其語未發。先戟指以呼密倫曰。密倫先生。汝適所爲何語。老主人存在時。待汝殊不薄。繼以汝自不檢。乃相棄絕。實則殊無負於汝。今乃欲賣余密司耶。密倫視此老人。卽爲根德。覩其

出言之嫚。并適所受於歇格者。亦將發洩。怒曰。汝爲勒孛氏之奴隸。固無權力。足以干涉余事。何爲以愍語見抵。根德曰。先生。一余固爲純全之奴隸。然余主人瀕危時。曾鄭重以小女主託余曰。此女生存。余惟汝是賴。若爲他人所凌蹴者。余雖棲神天國。亦必不汝恕也。君試思之。老主人託余如是之重。余能聞先生適時之言論乎。密倫見其詞直。無可致對。唯與歇格言曰。夏麥君。余摯不欲與此狂愍之老人辯。異日可仍相見。今請暫別耳。歇聞其欲行。樂甚。即出手與握曰。願君晚安。余亦將至室中休息矣。密見歇勿挽留。不快益甚。拂衣逕去。歇目送其去。謂根德曰。密司今在何許。胡畏斯人之甚也。言時。猩猩已拂花至。邀歇至餐室就餐。而面部之恐慌猶呈於外。

第四章 瞞遊

密倫自以負氣行。遂絕迹於勒孛氏。初時根德慮其或肆擾。惴惴特甚。積數日。遂亦不復置念。歇格自戾山中。日與猩猩彈琴賦詩爲樂。顧歇每值宵深。必一